

# 庚辰本《石頭記》七十一至八十回 之版本研究

劉 廣 定\*

## 大 綱

- 壹、前言
- 貳、抄本中的誤字與簡字
- 參、原抄部分之音誤與形誤
- 肆、抄手與改者
- 伍、批改用的現代詞彙
- 陸、庚辰本的避諱問題
- 柒、庚辰（北大）本在版本上的價值
- 捌、結語

---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 摘 要

本論文係「庚辰（北大）本」七十一到八十回的版本研究。包括分析錯字之「音誤」與「形誤」，並探討「抄手」之身份；從漏抄及妄改試探「改者」對小說文本之了解；由故事內容之前後不一致推測「底本」之情況；指出一些批改用語的時代性以及辨明並無避諱字等。

**關鍵字：**《紅樓夢》，《石頭記》，庚辰本，七十一到八十回抄本

## 壹、前 言

我國著名古典小說《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有多種不同版本。通常所見乃乾隆五十六年（1791）及其後之排印本（通稱「程本」或「程高本」），<sup>註1</sup>與據之刻印或排印而成者。另目前存在不屬程高本系統之「抄本」有十二種，其中十種已影印問世。<sup>註2</sup>本篇所討論的「庚辰本」含一至八十回中的七十八回，所缺為六十四與六十七回，又十七與十八回併為一回，而十九及八十回缺回言。此抄本每十回一冊，各冊卷首為目錄頁，在大字「石頭記」下均有小字「脂硯齋凡四評閱過」。其第五、七冊卷首有「庚辰秋月定本」題記，第六、八冊卷首有「庚辰秋定本」題記，故胡適之先生民國22年撰文評介時名之為「庚辰本」。<sup>註3</sup>每回首頁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字樣。

「庚辰本」原係徐星畧先生之收藏，1949年為燕京大學圖書館收購，後燕京大學併入北京大學而現歸北大所有。其流傳過程已有專文敘述。<sup>註4</sup>1955年北京大學古籍刊行社將此《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發行（簡稱「古籍版」），是民國元年（1912）上海有正書局首次影印八十回臧蓼生序本（簡稱「有正本」）後，相隔四十餘年才有的另一影印抄本。此本曾多次影印發行，極受紅學家之

註 1 一般以只有乾隆五十六年「序」的為「程甲本」，兼有乾隆五十七年「引言」的為「程乙本」。但實多兩者混合的，如臺北廣文書局影印之「廣文乙本」和臺北青石山莊影印之「青石乙本」。但胡適曾指出「程乙本在乾隆三子「詳加校閱」之後，還經過一些小小的文字修改」（參閱，《作品》3卷4期頁7-9，1962年），顧鳴塘後也發現上海圖書館藏本有部分書頁與「程甲本」及「程乙本」均不同而稱之為「程丙本」（參閱，《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1期，頁26-42）。

註 2 其十一種之簡稱，參閱，劉廣定：《國家圖書館館刊》85年1期，頁165-174。但去年又在北師範大學發現另一七十八回「庚辰本」（2001年2月28日《北京青年報》等報導），故區分成「庚辰（北大）本」和「庚辰（北師大）本」。

註 3 《胡適論學近著》一集卷三，《胡適文存》四集三卷。

註 4 黃振武：《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4輯，頁86-89。

重視。民國 47 年十月二十四日林語堂先生在臺北公開演講「平心論高鹗」，即多方引徵「庚辰本」。隨後臺北文淵出版社於民國 48 年重印「古籍版」，臺灣紅學家始得利用。其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4 年影印本也為臺北宏業書局於民國 68 年重印（簡稱「宏業版」）。因最近又在北京師範大學發現另一七十八回「庚辰本」，故本文稱先發現的為「庚辰（北大）本」以示區別。唯此新版本之影印本尚未問世，故除已見諸發表之片段外，<sup>註 5</sup> <sup>註 6</sup> <sup>註 7</sup> 其餘無法研究比較。

《紅樓夢》自問世以來，各抄本即多歧異，清高宗乾隆 57 年（1792）萃文書屋重版時，其「引言」有云：

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核閱，非敢爭勝前人也。

比較傳世各本可知程高兩人之言屬實。<sup>註 8</sup> 一般紅學研究者多認為「庚辰（北大）本」較他本為佳、可信。例如俞平伯先生 1954 年初寫「讀紅樓夢隨筆」時，曾比較「庚辰（北大）本」與「己卯本」第九回鬧學堂後段，認為前者的「改筆」寫得好。<sup>註 9</sup> 馮其庸先生更以之為現存《紅樓夢》抄本中最好的一種。<sup>註 10</sup> 但是在其影印本問世後不久，蘇霖林先生即於 1960-61 年發表專文<sup>註 11</sup> 指出

註 5 張俊，曹立波，楊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第 4 期，頁 5-13。

註 6 (1) 賈達：《紅樓夢學刊》2001 年第 2 輯，頁 39-44；(2) 曹立波：《紅樓夢學刊》2001 年第 2 輯，頁 45-47。

註 7 馮其庸：《紅樓夢學刊》2001 年第 4 輯，頁 1-24。

註 8 例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彙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

註 9 俞平伯：《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705-708。

註 10 馮其庸：《紅樓夢學刊》1993 年第一輯，頁 123-151。

註 11 蘇霖林：《中國語文》7 卷 3 期（1960）；《作品》1 卷 10 期頁 19-28，12 期頁 31-36（1960）；2 卷 1 期頁 35-39（1961）。

其中許多誤謬不通的文句，因此認為曹雪芹「只有歪才並無實學」，「原本紅樓夢只是一件並未成熟的文藝品」。此論雖嫌過激，然甚有啓發意。惜她受了胡適之先生的影響，「決定不寫《紅樓夢》的文章」，<sup>註 12</sup>以致沒做更深入的研究。

「庚辰（北大）本」大約是抄錯處最多，但紅學家研究也最多的版本。筆者寡聞，似除蘇先生外少有指出或考究其中誤謬原因者，甚多紅學家常就此本從事校勘、進行研究而無所疑。多年來筆者雖常存懷疑之心，然直到 1998 年九月參加海峽兩岸在臺北合辦「紅樓夢文化藝術展」之「學術討論會」時，才得初次發表拙見，以「庚辰本」錯抄處多由「音誤」而非「形誤」，故推論七十六回黛玉的聯句詩原抄「冷月葬死魂」應作「冷月葬詩魂」，並非「冷月葬花魂」之誤。<sup>註 13</sup>

造成我國古籍異文的眾多原因中「音誤」及「形誤」是兩個極重要的，《紅樓夢》自不例外。校勘時務先正確判定是「音誤」抑為「形誤」，也是研究版本先後之重要依據。「庚辰（北大）本」（「古籍版」及「宏業版」）中七十一到八十回誤瀾、塗抹、妄改處甚多，幾乎每頁均有。淺見以為這正是一個極佳的版本研究素材但少人觸及，可以深入探討。乃擬一探。

再者，近年來研究《紅樓夢》的語言和用字者漸多。筆者經眼的研究論文集如《紅樓夢的語言藝術》<sup>註 14</sup>及《紅樓夢的語言》<sup>註 15</sup>等，專文如李思敬先生比較「只」與「這」，<sup>註 16</sup>邢宗訓先生比較「正緊」與「正經」，<sup>註 17</sup>陳璣鐘

註 12 胡適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第 10 冊，頁 3766。

註 13 劉廣定：《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第 2 期，頁 206-208（1998）。

註 14 蕭興基，高鳴鸞編《紅樓夢的語言藝術》（北京：語文出版社，1985 年）。

註 15 吳競存編《紅樓夢的語言》（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 年）。

註 16 李思敬：《紅樓夢學刊》1988 年第 2 輯，頁 161-173。

先生比較「索性」與「越性」<sup>註 18</sup>等均是。討論異文緣由，各成一家之言，唯少論及抄手誤寫之可能，亦是促成筆者草擬此文之另一原因。

## 貳、抄本中的誤字與簡字

李福清和蓋列夫兩位先生在〈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文中曾指出這抄本（按即「聖藏本」或稱「列藏本」）有幾個「這」、「只」、「至」混用。<sup>註 19</sup>他們的解釋是：<sup>註 20</sup>

這種混淆祇能發生在抄寫人用方言時分不清「至」、「只」和「這」的發音。而適應《紅樓夢》（《石頭記》）各種抄本的方言，最可能是揚州方言。

李思敬先生則對此質疑：<sup>註 21</sup>

《石頭記》的抄手們是在抄寫，而不是聽寫，也不是默寫。對照原文抄書，怎麼會在發音上產生混淆？

其實，高陽先生早在 1960 年已說明「同音異義」錯誤的原因：<sup>註 22</sup>

照我的看法，同音異義的錯誤，不是抄錄的錯誤，而是聽人口述

---

註 17 那宗訓：《紅樓》1999 年 1 期，頁 44-45。

註 18 陳曦鐘：《紅樓夢疑思錄》（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年），頁 11-23。

註 19 「蘇聯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6 年），頁 1-26。

註 20 同註 19，頁 20。

註 21 同註 16。

註 22 高陽：《作品》1 卷 11 期，頁 13-18(1960)。

加以紀錄的錯誤。這有兩種可能的情況：第一、「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程序）。如果雇抄手十人，一人口述，十人紀錄，豈非一舉可得數百金？第二，「緣友借抄爭睹者甚夥，抄錄困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刷印」（程乙本引言），刊版刷印，需要財力支持，不是大藏書家或書商，不會如此；但如有人得一抄本，傳於親友之間，你也要借，他也要抄，使主人左右為難之時，就祇有請諸親好友，屆期自備紙筆，聽候宣讀，各自筆記。記得我在空軍服務時，每遇校閱視察，上級轉頒有關訓令，一時不及複製分發時，就常幹這玩意。

另外，周紹良先生 1962 年討論「甲戌本」抄寫草率、錯字連篇時，提出了「蒸鍋舖本」的解釋：<sup>註 23</sup>

所謂“蒸鍋舖”者，是清代北京地方一種賣饅頭的舖子，專為早市人而設，凌晨開肆，近午而歇，其餘時間，則由舖中伙計抄租小說唱本。其人略能抄錄，但又不通文理，抄書時多半依樣葫蘆，所以書中會“開口先云”變成“開口失云”，“癩頭和尚”變成“癩頭和尚”。這種舖子所出租的小說唱本，不論有否木刻，一律由人工抄出，三數回釘為一冊。抄書紙皆為近于毛邊紙的紙張，棉紙為面；其書的尺寸即如現在這個本子（庚辰本當然也是這種店舖的本子），任人租閱。所以它會又像是一本正經抄錄的書，但也會抄得訛錯離奇，就像這個抄本（按，指「甲戌本」）的樣子。

淺見以為「蒸鍋舖本」也可能是……人唸，幾人同時抄的現象，不然不會因音誤

註 23 周紹良：《紅樓夢研究論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34。

而錯的離譜，而且唸的人誤讀了錯白字，抄的人跟著錯。很可能就如上引周先生所言，「庚辰本當然也是這種店舖的本子」，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音誤」和「形誤」。換言之，這樣草率、錯亂的抄本應非依什麼「王府」的原本所抄成，詳見「六」節。

另外，「庚辰（北大）本」和筆者寓目的幾種抄本，除「有正本」外常有許多簡字。其中有些是舊時坊間抄手約定成俗的俗寫字，如「翻」寫成「番」、「以」寫成「已」；也有是抄手個人的省筆字，如「黛」寫成「代」、「夠」寫成「勾」、「等」寫成「寺」。唯用簡字極易造成混淆，例如「帶」或「戴」都寫成「代」，使讀者弄不清楚原字究竟是什麼。也有因誤認簡字而轉抄生誤，例如「觀」可簡寫成「覲」或「观」，誤讀為「歡」而抄成「歡」。但是卻可從「改文」的情形而知抄書人及持有者對小說文本之了解。

### 參、原抄部分之音誤與形誤

「古籍版」及「宏業版」的「庚辰（北大）本」誤字極多，七十一回至八十一回尤甚。原抄部分除了抄錯字之外，還有許多抄漏處，幾乎每頁都有，各回少則數十，多則逾百。音誤與形誤外，還有音、形皆相似而誤之例。由筆跡可看出不只一位抄書人或持有者曾加「點改」及「刪補」，但改的不一定正確。張鴻魁先生在《金瓶梅語音研究》一書中除按「魯西方言」提出一些「同音」字如「國、詭、鬼」外，另有「異形詞」112項和「同音替代字」100項。<sup>註 24</sup>但「庚辰（北大）本」與之多不相同，現將現將筆者所看到七十一到八十回的誤字分成下列幾類：

註 24 張鴻魁：《金瓶梅語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一) 音誤

因同音或音近而誤之例極多。如「異」抄成「意」，「賈」抄成「家」，「時」抄成「是」，「何」抄成「和」，「尋」抄成「巡」，「就」抄成「舊」，「司棋」抄成「四棋」或「死棋」等總共至少三百多種，而常出現多次。也有連續兩字都寫錯的，如「尼姑」抄成「呢故」，「富裕」抄成「福餘」，「吟成一歌曰」抄成「吟成一個月」。有些是單向抄錯的，如「意」抄成「一」，「林」抄成「令」，但「一」未抄成「意」，「令」也未抄成「林」。另一些是相互的，如「有」抄成「又」，「又」也抄成「有」。

再者，音誤中有很多是因方音讀音所造成，如「回」誤為「位」，「完」誤為「換」。也有相互誤抄的，如「他」和「太」，「該」和「敢」等均是。

### (二) 形誤

如「善」抄成「喜」，「悟」抄成「語」，「默」抄成「點」，「兒」抄成「鬼」，「茶」抄成「答」，「掌」抄成「拿」，「輸」抄成「輪」，「鮮」抄成「解（解）」，「窠臼」抄成「菓白」，等約近兩百種，出現也常不只一次。有單向抄錯的，如「焉」抄成「馬」，但「馬」未抄成「焉」，也有相互抄錯的，如「盆」抄成「忿」，「忿」也抄成「盆」。還有幾個特殊的例子，如將「了一」抄成「子」，將「口爵（罰）」抄成「品討」，也可算是看錯了字形所致。

其中也有一些乃因簡體字而致形誤的，如「會」（會）誤抄為「令」，「雖」（虽）誤抄為「出」皆是。

### (三) 音形並誤

還有一些是字形與讀音都相似而抄錯的，如「陪」抄成「賠」，「情」抄成「清」，「邢」抄成「刑」，「檢」抄成「檢」等至少有四十多種，其中亦有相互

抄錯的情況。例如「論」抄成「輪」，「輪」也抄成「論」。

#### (四) 音形連誤

複合詞或連續幾字中部分形誤、部分音誤，如「怵然」抄成「沖善」，「論主子」抄成「倫住之」，「這麼歡喜」抄成「這磨觀喜」。

#### (五) 其他

另外一些錯誤似乎只好歸因於抄手漫不經心，如「些」抄成「紫」，「孩子」抄成「孫子」，「哥嫂」抄成「多少」；或不會寫某字而亂寫一字以代，如迎春的丫環「繡橘」之「繡」寫成「繩」或寫成「繩」。有些特殊的例子甚難解釋，如「你」和「的」二字相互混用，各回皆然；如七十三回「你只顧你的罷」抄成了「的是故的你罵」，七十九回「你想的出」竟寫成「的想你出」！

這些抄錯的字辭，大致可分成幾種原因：

##### (一) 簡化

如「慣」抄成「貫」，「依」抄成「衣」，「伸」抄成「申」，「紋」抄成「文」，「斷」抄成「斯」，「背」抄成「北」等十餘例例都是讀音類似，省去邊旁而成。大概是爲了抄寫省力。

##### (二) 繁化

如「清」抄成「請」，「讓」抄成「讓」，「攢」抄成「讚」，「化」抄成「花」，「古」抄成「故」，「沒」抄成「設」等也有十餘例。這種「繁化」的傾向有一可能是誤以某字爲他字之簡體，如以「沒」爲「設」而抄成「設」或以「清」爲「請」而抄成「請」。另一可能是因抄手抄書乃靠聽寫，而不自覺用了較常用但筆劃較複雜的字。

### （三）因簡體字而誤讀

如「邁」抄成「返」，當是因為「邁」的簡體為「迈」與「返」形似而誤認。又如「寶」簡寫「宝」而誤讀為「空」。這樣的例子也至少有十幾個。另有較複雜的如「就」抄成「回」，原因大概是，「就」先誤讀為「舊」，簡寫是「旧」，再誤識為「回」。由此似可說明這個「庚辰本」乃輾轉抄成的。

### （四）因異體字而誤讀

此類例子如「算」可寫成「筭」故誤為「美」，或誤為「弄」，「米」與「來」的異體字「來」相似故誤抄成「來」。另外還有「益」因與「蓋」相似而誤以為是「蓋」的異體字，故誤抄成「蓋」。

### （五）因誤讀而抄錯

此類錯誤可因誤讀白字，如七十六回「不落窠臼」的「窠」誤讀為「菓」而抄成「不樂菓白」，又如七十八回「一首輓詞」的「輓」，因誤讀為「兔」而抄成「面」。另一原因是方音讀音混淆，如「石」與「日」，「面」與「便」。

### （六）輾轉誤寫

例如「得」先誤寫為「的」再誤為「約」，「埋」先誤寫為「買」再誤為「賈」。又如「過」因方言先誤讀為「故」，再誤抄成「改」。這種例子雖不多，但亦可說明「庚辰（北大）本」乃輾轉抄成。

### （七）抄寫粗心

另一原因大約是抄寫時心不在焉。除前述的「司棋」寫成「死棋」及「四棋」外，七十二回有一「短」寫成「知」，七十一、七十三及七十四回的「邢夫人」都寫成「刑夫人」，七十一、七十四回還把「李紈」寫成「里紈」，七十

七回「哥嫂」寫成「多少」，「尼姑」寫成「呢故」、「故有今日」寫成「今有故日」、「不曾得罪」寫成「不罪得曾」等例很多、不計其數。

## 肆、抄手與改者

從前節可知，這部「庚辰本」極可能是由一人唸而另人寫的方式抄成。白話抄的現象，除了知道抄手的文化程度很低外，還可從其語言特性來考慮其籍貫或抄書所在地。

有許多例子可以顯示唸的人和抄手都有很重的南方口音，特別是吳語口音。如：「自」與「是」，「之」與「子」，「忘」與「忙」經常混用；有時「茶」抄成「座」，「完」抄成「換」，「過」抄成「故」，「回」抄成「位」，「床」抄成「上」，「山石」抄成「三口」等皆是。還有一些例子似可說明唸的人有吳語口音，抄手卻是按北方口音抄下，如「帶」抄成「打」，「敢」抄成「該」，「還」抄成「懷」，「也」抄成「丫」，「大觀園」抄成「大鬼園」。另一些例子則似表示唸的人具北方口音，但抄手卻以吳語相應之字抄下，例如「他」抄成「太」，「該」抄成「敢」，「懷」抄成「還」和「動」抄成「同」。

故拙見以為這些例子可以說明這些回很可能是在南方抄成，或由有吳語口音的人讀唸抄寫而成。

由這十回的「改者」所點改，刪補的情形可以看出並非依據任何珍貴的抄本，而可能只是坊間本甚或依其個人觀點來補改。因為很多回都有漏抄但未補全，而幾乎每回都有一或多處是「妄改」的，例如：

(一) 七十一回寫鴛鴦和李紈，尤氏談話，原抄是：

「…李執忙起身聽了，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年輕力壯的人網上十個也趕不上，里執頭鳳丫頭仗著……」。

這裡在「他們」後漏抄了一段，並把「李執道」誤寫成「里執頭」以致文意不通。據「有正本」，這段話應該是：

「…李執忙起身聽了，即刻把各房的丫頭頭兒喚了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的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網上十個也趕不上，李執道鳳丫頭仗著…」，

其他各本都只有一兩個字的差別。可知這部「庚辰本」從「他們」到「我們」之間漏抄一段文字。但其「改者」卻將之改成：

「…李執忙起身聽了，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幾個來，傳給他們說：這實在是老太太想的到，像我們年輕的人十個也趕不上，就是鳳丫頭仗著…」。

與原義不同，且仍不通。可見其妄改。

(二) 七十四回尤氏與惜春鬥嘴，有一句原抄是：

「尤氏…只是看在惜春份中不好發作忍耐就累了你…」

也是漏抄一段。點改成：

「尤氏…只是在惜春份上不好發作，又聽這些話不免說那里就帶累了你…」

文意雖可通，實際「有正本」乃作：

「尤氏...只是在惜春份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今見惜春又說此話，因按捺不住，因問惜春道：怎麼就帶累了你...」

其他各本也只是一二字的出入。可見「改文」是自度文義所改。

(三) 七十七回末王夫人對兩個姑子說的話，「有正本」為：

「既這樣，你們問他們去，若果真心，即上來當著我拜了師父去罷。」

「楊藏本」同「有正本」，「甲辰本」和「程高本」亦與之間，唯「他們」作「他」。「庚辰（北大）本」此處同「甲辰本」與「程高本」，但「你」抄成「的」及「真」抄成「即」。「改文」卻成了：

「既這樣，你們問他們去，若果都心里願意，就當著我拜了師父去罷。」

顯然這「改者」不知大家規矩，才會刪去「上來」兩字。

(四) 七十八回寶玉寫「女兒誄」時，原抄作：

「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真几是唐塞耳目之文」

其中「真几是唐塞」乃「填幾字搪塞」之誤，但改文卻把「真几」改成「反」，成爲「...反是唐塞耳目之文」與上下文不一致。

(五) 八十回寫金桂與薛蟠吵鬧，原抄是：

「央告又不好，只自出入咳聲打氣」。

其中「自」乃「是」之誤抄，「打」應乃「嘆」之誤，是說薛蟠進進出出、咳聲嘆氣。改者卻將之改爲「只自己出去咳聲打氣」，亦可見其失誤。

再者，「庚辰（北大）本」的批改人對小說故事之整體亦不甚了解。例如按五十八回前文「菡宮」早已死去，七十七回要出家的女孩中還有「菡宮」，並未見有所批示或點改。又如上文所述七十七回寫晴雯家人時將「哥嫂」誤爲「多少」，有人先妄改成「爹媽」，卻不知小說中之晴雯早喪，然後才另外有人改正爲「哥嫂」。在在表示批改人不與小說作者有特殊關係，也不甚了解小說故事及背景。

## 伍、批改用的現代詞彙

庚辰本七十七回有一句「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墨筆旁改「副」爲「二號」。周策縱先生在研究《癡人說夢》一書所記舊抄本時已發現「庚辰（北大）本」的這一改動，他說：<sup>註 25</sup>

「庚辰本」原抄亦作「副小姐」，但墨筆旁改「副」爲「二號」。  
「甲辰本」亦作「副小姐」。可是「有正本」此句作：「如今你已是  
有事的人，不是伏侍小姐的了。」……。「程甲本」作：「你如  
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可見早期抄本原有作「副  
小姐」的，也有作「伏侍小姐」的，「伏」、「副」音近，故成異  
文。

「副小姐」的用法很特別，竊以爲應乃從漏抄「服侍小姐」之「侍」而轉

註 25 周策縱：《紅樓夢學刊》1993 年第一輯，頁 15-41。

成。但是「二號小姐」的用法更特別，周先生卻沒注意。人物稱「二號」實是近代的語彙，十九世紀末之前，恐怕是沒人用的。從這一點看來，點改「庚辰（北大）本」的應是一位近代人，不像是十九世紀末以前的人。因此筆者也聯想到「甲戌本」第一回那條著名的「甲午八月」眉批，其文為：「今而後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造化主」一辭亦為中國古時所無，極可能是基督教傳入後才出現的。謹說明於下。

按中國古代已有「造化者」及「造物者」之名，語出《莊子》。<sup>註 26</sup>明末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來華，以「造物主」譯「creator」。<sup>註 27</sup>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所編《英華字典》1819年「華英」部分及1822年「英華」部分仍無「造化主」一辭。<sup>註 28</sup>但十九世紀中葉上海墨海書館出版之書裏已出現「造化主」一辭。例如1858年之《植物學》（韋廉臣、艾約瑟譯，李善蘭筆述）八卷內「造物主」凡九見，但「造化主」僅一見，<sup>註 29</sup>1857至1858年所發行《六合叢談》十四冊中「造物主」凡十見，而「造化主」僅二見。<sup>註 30</sup>故可推想「造化主」一辭至十九世紀中葉，即在基督教會用語中仍不普遍。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先生旅居日本時於光緒壬寅年（1902）曾用之，見為《新民叢報》所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sup>註 31</sup>易言之，中文「造化主」一辭恐非十九

註 26 《莊子》〈大宗師〉篇，「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物者將以予為此拘也……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註 27 例如，利馬竇（Mathieu Ricci, 1552-1610）：《（西國）記法》（萬曆 23 年，1595）；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天啓三年，1623），《三山論學記》（天啓七年，1627）。

註 28 日本關西大學沈國威教授告知。

註 29 沈國威：《植學啓原と植物學の語彙》（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0），頁 257。

註 30 沈國威：《「六合叢談」の學際的研究》（日本東京：白帝社，1999），頁 422。

註 31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三集。原文為：「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地，其第一著

世紀中葉以前所有。

另一例是七十七回寫晴雯在怡紅院「夜晚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任...」，各本大致相同，唯「庚辰（北大）本」因把「之任」誤抄為「子任」而改者將其改為「責任」。按「責任」雖非近代才有，但舊時乃指帝王官吏負擔之職責，不會用在丫頭身上。當做普遍使用語彙，恐應亦是近代之事。

## 陸、庚辰本的避諱問題

以往曾有一種看法，認為「庚辰（北大）本」所依據的「底本」乃是怡親王府抄本的過錄本，<sup>32</sup>或直接從怡親王府抄本過錄。<sup>33</sup>理由之一是七十八回「芙蓉女兒誄」中有一避怡親王允祥諱的「缺太筆祥字」。但也有持不同見解的，如李少清先生以為此缺筆之「祥」乃襲多錯字之一，「不存在什麼避諱問題」。<sup>34</sup>唯竊以為「庚辰（北大）本」七十八回之「祥」字究竟是「避諱」，還是「錯字」，仍須再覓其他佐證，蓋粗心的抄手也有可能注意到避諱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俗文學」抄本有 203 主題，逾萬件。其中甚多曲目、唱本等。據李家瑞先生研究而知這些唱本來自清代北京饅頭鋪，亦即上文（見「二」節）言及周紹良先生所謂的「蒸鍋鋪」。李先生說：<sup>35</sup>

也。其言天地，與今日西教習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物墟跡象，易滋大惑。」

註 32 馮其誦：《論庚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

註 33 趙岡：《漫談紅樓夢》（臺北：經世書局，1981），頁 35-47。

註 34 李少清：《紅樓夢研究論叢》（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頁 244-257。

註 35 王秋桂（編）：《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學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以前北京的饅頭舖（俗稱蒸鍋舖），除了賣蒸食的東西以外，還做一種副業，就是鈔寫唱本，租賃給人家看，差不多每一家饅頭舖都是如此。這種業務，不知起自何時，但直至光緒三十四年，這種風氣還有的。中央研究院收了鈔本鼓詞四五十種，都是從這些饅頭舖裏出來的。

筆者檢閱其中十餘種「蒸鍋舖本」的手抄唱本，發現各種「錯白字」和「簡化字」的寫法與「庚辰（北大）本」，尤其是七十一到八十回，極為類似。就字體而言，雖未能看出有筆跡相同者，但與「庚辰（北大）本」相似，也有一些抄手書法工整卻誤謬不少。

此類之例甚多，如《秦時寶劍》之「汪（應為漢）玉」；《鋸大缸》之「大娘正在房中座（應為坐）」及「烏鎗線鎗兜（應為都）不要」；《雜詠》「八仙過海」之「韓中（應為漢鍾）離」，「乱柴（應為藍采）和」及「中（應為終）南山」；《皮簧戲本》「烏盆記」之「人老摸天龍（應為腰把）頭底（應為低），樹老焦燒（應為梢）葉兒夕（應為稀）」，「吾主付主付（應為囑咐囑咐）房子」及「費了是（應為事）了」；《百本張皮黃昆曲》之「紅（應為虹）霓關」，「代（應為伐）東吳」及「何（應為荷）珠配」等均是。

另外還有不少因抄手偷懶而造成的「缺筆字」。如上述「八仙過海」中「李鐵拐」寫成「鉄離拐」；《子弟書目錄》中「林和靖觀梅遇神仙」之「遇」抄成「禺」；「齊陳相罵」之「罵」抄成「罵」；「鶯鶯夢榜」之「夢榜」抄成「夢榜」；「僧尼會」之「尼」抄成「尼」等均是。

由此看來，「庚辰（北大）本」至少其中七十一到八十回應是周紹良先生

所說的那種「蒸鍋舖本」，與所謂「怡親王府」的抄本無直接關係。七十八回之「祥」抄成「衺」即「缺筆字」之一例，不是什麼「避諱字」。

## 柒、庚辰（北大）本在版本上的價值

「庚辰（北大）本」雖然滿篇塗改，或不便於欣賞，然而除了由之可以繼續探討抄寫者、點改者和評閱者的身分與時代外，也極有助於《石頭記》（或《紅樓夢》）版本的了解，該舉數例如下：

（一）筆者粗略估計，就七十一到八十回而言，因音誤而抄錯的次數遠大於因形誤而抄錯的。例如七十六回「音誤」約是「形誤」的三倍。由於各回中抄寫人「詩思」、「使斯」、「使死」、「時似」等音近字多次誤用，但「花」只有一次誤抄為「嬾」（七十九回），一次誤抄為「好」（八十回），故七十六回的「冷月葬死魂」很可能為「冷月葬詩魂」之誤。大約是先誤抄成「死」，有人先改成「化」，而後來才成為「花」。「庚辰本」七十四回即有「化」抄成「花」的例子，似可說明「有正本」等作「冷月葬花魂」的原因。故藉此本的誤字統計，在校勘上可有很多幫助。

（二）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有一重要配角，即邢夫人的陪房，各本多作「王善保家的」。「有正本」及「蒙府本」則作「王保善家的」，有時或作「王家的」（「蒙府本」例子比「有正本」多）。「庚辰（北大）本」亦作「王善保家的」，但七十五回則抄成「王保善家的」而勾改成「王善保家的」。七十八回還一度抄成「王寶善家的」。均可說明此「庚辰本」的底本不只一個，或可說其底本是個「百衲本」，至於何以有的本子作「王善保家的」有的本子作「王保善家的」，應也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庚辰(北大)本」七十七回有一眉批：「染了男人氣味實有此情理非躬親閱歷者亦不知此語之妙」，筆跡與各回中某一妄改者很相似。朱一玄先生之《紅樓夢脂評校錄》云係後人之批(頁585)，<sup>註36</sup>陳慶浩先生之《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sup>註37</sup>則未收入。然此批的語氣實與一些其他「脂評」非常類似，而且「北師大本」此句為雙行批。<sup>註38</sup>馮其庸先生<sup>註39</sup>認為「北師大本」的1-30與71-80回係陶洙所抄。此處明顯是誤抄，故可證明其看法之正確。

## 捌、結 語

版本研究在「紅學」中之重要性，已無庸贅言。由本論文可知「庚辰本」未解決的問題尚多，有待詳加研究。就「(北大)本」的七十一到八十回而言，誤字極多，由之可探討抄手和改者身份。一些批改語用現代辭彙，亦可用為探討批改時代之依據。本篇提出之例顯示「庚辰(北大)本」對版本研究甚有價值。若未來「(北師大)本」影印本問世，二者之比較研究或可解決更多問題。

---

註 36 朱一玄：《紅樓夢脂評校錄》(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

註 37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註 38 同註6(2)。

註 39 同註7。

## Studies on Volumes 71 to 80 of the “Geng-Chen” Vers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Kwang-Ting Liu*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of volumes 71 to 80 of the “Geng-Chen” vers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he copyists’ mistakes were analyzed and their identitie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way of correction of mistakes the corrector’s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was discussed. The inconsistency of certain contents was considered to give some clue to the origin of this version. The date of this version was discussed based on some terms with modern usag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use of a taboo character for Prince Yi was ruled out.

**Key words** : *The Red Chamber Dream*,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he “Geng-Chen” version, The manuscript of Volumes 71 to 80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